



特派记者多哈偶遇『中国球迷第一人』罗西，听他聊聊国足

路子对了，中国足球肯定能干好

“请问，您是罗西吗？”在多哈的一家中餐馆，随“中国龙之队球迷观赛团”观看世界杯的罗西，被一旁他的辽宁老乡一眼认了出来。花白的山羊胡、一顶牛仔帽，削瘦的身材和坚毅的眼神，个性十足的罗西，俨然成为中国足球的另一张名片。

今年70岁高龄的罗西，现场看了将近40年的中国足球，足以称得上“中国球迷第一人”，人送外号“中国球迷皇帝”。卡塔尔世界杯没有中国队，但不妨来听罗西讲讲中国足球。



扫码看视频



■ 国旗和国家队队服是罗西看球的必备 受访者供图



关察者说

环境有待改善

5支亚足联球队在卡塔尔踢得风生水起，中国队却一如既往地缺席。过去这些年，罗西对中国足球的倒退，有着自己的一番见解。

“从2004年到现在，应该说中国足球退步，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环境有待改善。像之前的金元足球，它就不符合市场规律。比如说五大联赛，他们的大投入有大回报、大收入，拿大价钱买球星，然后创造大的回报，但是我们这边完全相反。我们用几千万欧元买来的外援，身价实际就几百万欧元甚至更低。”罗西说，“我们搞金元足球，都以为中国足球是块肥肉，其实如果好好加工，还能尝一尝，结果这块肉你一刀、他一刀，最后给整没了。所以说中国足球这些年的倒退，就是因为不符合市场规律。”

“国内俱乐部拼命砸钱烧钱，却没有收益。而真正的职业俱乐部是要产生效益的，有付出、有回报。我们呢？要的是名声，想从别的地方赚钱。”罗西的话掷地有声，“所以到现在，那么多球队活不下去了！”

球员需要更新

从1986年8月开始，中国男足的所有正式比赛（包括客场），罗西只有6场没去现场观看，还是因为生病等因素。对于中国队的世界杯征战史，罗西简直烂熟于心。

中国队为什么总倒在预选赛？罗西特别提到

了一点。“我们的年轻队员一直上不来。比如说上一届的国家队，平均年龄在29.6岁以上。开场前20分钟还可以应付，之后就全跑不动了，没有逼抢，技术走形，为什么？一句话，年纪大了。五年前梅西C罗给人什么印象？他们这样的巨星，‘老了’以后都比以前差远了，更别说中国球员。”

罗西给记者讲起了历史：“以前我们更新换代做得挺好。从1980年7月7日正式重返国际足联大家庭以后，最先是李富胜、左树生、陈金刚、沈祥福等这一批队员，1982年1月10日没出线，马上换掉一半；第二代队员变成了1号傅玉斌、2号朱波、3号高升、4号郭亿军……到1990年10月1日输给泰国之后，又有一半人下去了，范志毅他们这拨就顶上来了，包括徐弘、魏群等等；1997年老的又下去一些，健力宝留学巴西的‘小天鹅’开始接班，1999年霍顿交给米卢，也达到了巅峰。”

他话音一转，“但是从米卢之后，国家队基本就不怎么换人了。你看，有的人从2004年一直到去年，整整参加了五届世界杯预选赛，还有几个是三四届，至少都有两届。队员能力不行不换，专门去换教练。这就是不符合市场规律，老的不下去，年轻人自然上不来。”罗西长叹了一口气，“一支有竞争力、战斗力的国家队，应该说踢一届、两届不行就要换一批队员，但是我们就是不下去，这能够进步吗？”

教练换得太勤

正如罗西所言，过去的这些年，国足留给中国球迷最深的印象之一，就是不停换教练。在罗西看来，这也是一大“死结”。

“苏永舜带完全程、曾雪麟带完全程、高丰文带完全程、施拉普纳带完全程，还有戚务生、米卢也都是，在2004年之前，主教练

基本都是带完球队整个周期的，只有年维泗、霍顿、金志扬是过渡一下。这20年里的六届世界杯，一共就9个教练，所以我们有打法、有战术，比较合理，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的特色，每个队员上场以后就知道该怎么踢，能够延续下去。”

“但是从2004年米卢之后，到现在冲击了五届世界杯，国家队换了多少主教练？17年换了14人次！”罗西说，“球员刚刚适应了这个教练的战术打法思路，不到一两年他就下课走人了。”

希望总在前方

卡塔尔世界杯上，以日本、沙特、韩国为首的几支亚洲球队的表现，震惊了世界足坛。近邻发展得如此迅速，中国足球今后想要有出头之日，是不是更难了？罗西对此倒是有不同的看法。

“我们中国足球和国际足球接轨才40年，我坚信，只要有一个好的环境，一旦路子对了，中国人要想干好的事儿，肯定可以干好。”

他依然倔强地相信，中国足球会有好的明天。“如果我们真的沉下心，好好培养一些小孩，像十七八岁的孩子或者年纪更小些的一拨人，给他们好的环境，让他们好好成长，只要十年工夫，就出来了。”

70岁的罗西，身板还算硬朗，但他心里明白，自己越来越老了。“我今年70岁，我父亲79岁去世，我想超过我父亲活到80岁，现在还有十年时间。我坚信，这十年之内，中国足球一定会有大的改观。”

也许在外人看来，很难理解罗西为何会长达30多年如此全心全意支持国足。其实，这位老人把将近半辈子的岁月都献给了中国足球，只为看到它辉煌腾飞的时刻。我们真心期待他能等到这一天。 特派记者 关尹（本报多哈今日电）